

唐代文学学会第二届年会 论文集

西北师范学院中文系

一九八四年八月

略论唐代前期唐蕃关系及高适、岑参 有关唐蕃战争的诗歌

郑文

在《隋书》，不见吐蕃的记载，而在唐初它却活跃在我国历史上。《旧唐书·吐蕃传》认为：“其种落不知何出”，又引或说说它是“南凉秃发利禄之后”。《新唐书·吐蕃传》则认为：“吐蕃本西羌族，盖百有五十种，散处河、湟、江、岷间”，也同引或说而未置可否。

考《隋书·西域·女国传》云：

女国在葱岭之南，其国代以女为王。王姓苏毗，字末羯。……气候多寒，以射猎为业。出输石、朱砂、麝香、犛牛、骏马、蜀马，尤多盐，恒将盐向天竺兴贩，其利数倍，亦数与天竺及党项战争。……开皇六年，遣使朝贡，其后遂绝。

葱岭即今之帕米尔高原，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阿富汗之间。天竺即今之印度。党项羌部隋唐时据有今之青海省东南及四川省西北草地一带之地。可见隋代女国的位置，在今西藏自治区北部的藏北高原。

《新唐书·西域下·苏毗传》云：

苏毗本西羌族，为吐蕃所并，号孙波，在诸部中最大，东与多弥接，西距鹵莽跋，户三万。天宝中，王没陵赞欲举国内附，为吐蕃所杀。子悉诺，率首领奔陇右，节度哥舒翰护送阙

下，玄宗厚礼之。（下同）

此之苏毗，即《隋书》所说的女国。女国之王姓苏毗，因以名国。它所东接的多弥，“亦西羌族，役属吐蕃，号难磨，滨犁牛河。贞观六年，遣使朝贡。”犁牛河又名通天河，是金沙江上源流经今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的一条水名，也是多弥羌部所生地。女国的东界既与多弥相接，从而可知它的位置在今西藏自治区的北部草原。正由于此，它的王子悉诺才能率众奔陇西而投唐。

它西距的鹑莽峡，《新唐书·地理志》陇右道鄯州（治今青海乐都县）西平郡下都督府，鄯域下注云：

又渡西月河，二百一十里，至多弥国西界。又经犂牛河，度藤桥，百里，至种驿。又经食堂吐蕃村截支桥，两石南北相当。又经截支川，四百四十里，至婆驿。乃度大月河罗桥。经潭池鱼池，五百三十里，至悉诺罗驿。又经乞量宁水桥。又经大速水桥，三百二十里，至鹑莽驿，唐使入蕃，公主每使人迎劳于此。

由此可知：这个鹑莽驿（因鹑莽峡而得名），距多弥国西界一千二百多里，在现在青藏公路入藏的地方，当时是女国和吐蕃的新界，而女国原有的西部地域，在天竺以北，葱岭以南，隋唐之际，被吐蕃所并，所以它的西界止此。

吐蕃原来所立的地区，在女国之南，为今西藏自治区雅鲁藏布江流域。《旧唐书·吐蕃传》说：其后“子孫繁昌，又侵伐不息，

土宇渐广，历周及隋，犹隔诸羌，未通于中国。”因而“隋书”不载，但“隋书·西域·附国传”云：

附国者，蜀郡西北二十余里，即汉之西南夷也。有嘉良夷，即其东部所居种姓。……附国王字宜缙，其国南北八百里，东西五百里。无城柵，近川谷，傍山险。俗好复仇，故垒石为磔而居，以避其害。其磔高至十余丈，下至五六丈，每级丈余，以木隔之，基方三四步，磔上方二三步，状似浮屠，于下级开小门，从内上通，夜必关闭，以防贼盗。……大业四年（六〇九），其王遣侯素福等八人入朝。明年，又遣其弟于直林率嘉良夷六十人朝贡。……嘉良有水阔六七十丈，附国有水阔百余丈，并南流，用皮为舟而济。附国南有苴缘夷，风俗亦同。西有女国，其东北连山，绵亘数十里，接于竟项，往者有羌。……

附国在隋炀帝大业四、五年间，曾经遣使朝贡，而至唐初，即沉寂无闻。故两《唐书》没有载它，而“新唐书·高祖纪”武德六年（六二三）却突然载“四月己酉，吐蕃陷芳州（故治在今青海省东南境）”，太宗贞观八年（六三四）吐蕃赞普赞（松赞干布）更向唐求婚。如将吐蕃地域与附国位置比较，自大业四、五年至贞观八年这二十六年间，则前是附国，后是吐蕃，前后相连，地望相同，若非吐蕃灭了附国，变化怎会如此巧合？（以上看法，可参看《四川大学学报》一九八〇年第一期李绍明：“唐代西山诸羌考略”）张积成周表说：“至隋唐之际，藏王松赞干布次第征服了藏北、西康

和青海诸羌部落，建都拉萨，‘社稷国政，疆域长宽，都有所扩展’（《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》藏汉文本，王尧辑一九七九年青海民院印）。尔后又向东北、北两方扩展。”（《西藏民族学院学报》一九八〇年第三期）说得合乎史实。

由此可见：吐蕃在李唐开国之初，就在积极扩张，征服其附近的国家；不过，这时吐蕃虽然勃兴，正值唐初强盛，而吐蕃在大扩张之后，也不得不休养生息。因此，通过和亲，以缓和唐蕃之间的紧张关系。

到了高宗咸亨元年（六七〇），“（吐蕃）入戡霸寨十八州，率于闐（和闐），取龟兹拔换城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县），于是西域四镇并废。诏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为逻娑（拉萨）道行军大总管，左卫员外大将军阿史那道真，左卫将军郭待封副之，以讨吐蕃，并护吐谷浑还国，师凡十余万，至大非川（青海共和县西南切吉旷原），为钦陵所拒，王师败绩。（吐蕃）遂灭吐谷浑（据有甘松之南，从洮水之西南，极于白兰，地方数十里，今青海东南部及四川松潘地区皆其故也）而尽有其地。”（《新唐书·吐蕃传》）吐谷浑王诺曷钵与弘化公主率众数十逃奔凉州，唐代只好把他们安置在灵州（宁夏灵武）。于是，自西晋永嘉时从阴山南徙河湟的吐谷浑，在青海建国三百五十年之后，至此告终。

仪凤二年（六七七）吐蕃寇扶州，从而引起唐蕃青海之战，唐师又败，唐之上部尚书右卫大将军彭城僖公刘审礼被虏。于是“吐

蕃羊同，竟项（东接临洮西平，西抵叶护，北为吐谷浑，南北几千里，居山谷间）及诸羌之地，东与凉、松、茂、嘉相接，南至婆罗门（泥婆巴），西又攻陷龟兹、疏勒等四镇，北抵突厥，地方万余里，自汉魏以来，西戎之盛，未之有也。”（《旧唐书·吐蕃传》）到了永隆元年（六八〇）秋，吐蕃寇河源，左卫将军黑齿常之击败之，因置烽戍七十余所，屯田五千余顷，岁收五百余石。次年，唐又破吐蕃于良非川（今青海湟源一带），吐蕃才有所畏惧。但不久之后，它又不时入寇，唐军拒之，互有胜负。直到长寿元年（六九二），武威军总管王孝杰大破占领西域的吐蕃军，才收复了失去二十三年的四镇，复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。吐蕃屡为唐败以后，又因“国内多难，人畜疲病，恐中国乘其弊，故且屈志求自昵。”（《通鑑》卷二百九。）万岁通天二年（六九七）才派使请和求婚。景雲元年（七一〇）唐派左卫大将军杨矩护送金城公主进藏。吐蕃贿赂杨矩，请以河西九曲之地（今青海黄河以西贵德以南）为公主汤沐邑。

由此可见：在玄宗以前，唐蕃之间的战争，大多为吐蕃所挑起，而在被创之后，又使用和亲手段，以为缓兵之计。

开元二年（七一四）四月，吐蕃上书宰相请求正二国讨疆，然后结盟。这时唐使解琬知其诡计，请预先屯兵于秦渭川以备之。六月，吐蕃宰相尚来献盟书，但到八月，它就以十万大军寇临洮，军兰州，直抵渭源，掠取牧马。唐军迎击。这次吐蕃死伤颇重，洮水

为之不流。吐蕃为什么这样无信：原来它骑乘的九曲之地，土地肥沃，水甘草良，宜于牧畜，接近唐境，因益雄张，大举入寇。开元五年（七一七）陇右节度使郭知远，破之于九曲。开元六、七年，吐蕃请和。

开元十年（七二二）吐蕃攻唐属国小勃律（在今克什米尔北），企图从之进攻四镇。唐兵助小勃律，大破吐蕃军。开元十五年（七二七）正月，吐蕃攻甘州，焚掠而去，王君奭追击于青海之西；九月，数次进攻瓜州，加以毁坏，欲断唐与四镇交通。次年，唐蕃两军在瓜州、玉门及祁连山下激战，击败吐蕃，进而长驱直入，收复了日月山为其所据的石堡城。

在截断唐与四镇交通的战争失败之后，吐蕃不断求和，并议至新划定两国边界，交马于赤岭（即日月山），互市于甘松岭（四川松潘西北）。开元二十二年（七三四），唐派张守珪、李行儋为使，与吐蕃使臣莽布支会同“以赤峰为界，表以大碛，刻约其上。”（《新唐书·吐蕃传》）汉文碑一座，藏文碑一座。

开元二十五年（七三七），吐蕃西击勃律，勃律告急，唐命吐蕃罢兵，吐蕃不听，遂破勃律。唐因发兵袭吐蕃，自凉州南入其境二千余里，直至青海之西。自是唐蕃和好破裂。自次年至天宝之初，吐蕃不断入寇，唐亦拒之，互有胜负。

先是吐蕃每至麦熟之时，就率众到积石军取麦，该地被呼为吐蕃麦庄，前后无敢抗拒。天宝六载（七四七），哥舒翰佐王难得，

楊景暉等潛引兵剽積石軍，設伏以待吐蕃。蕃軍來取麥，翰于城中率騎突出，杀之將盡，余众退走，伏兵邀击，俟之匹马不还。翰又筑城于青海龙驹岛，吐蕃屏迹，不敢近青海，而固守石堡城。八载，以朔方，河东群牧十万众，委翰总攻石堡城，终以巨大的死伤代价攻克了石堡城，改名神武军。后来，哥舒翰又进出吐蕃，拔洪济，大漠门等城，才收复了景雲元年（七一〇）被骗去的九曲各部落。

这时，葱岭以西诸国，有些臣服于吐蕃，大食也向东扩展，共同排斥唐朝势力。唐命高仙芝率师远征，由于仙芝残暴，不得人心，为大食所败。

由是可知：在玄宗时代，唐蕃战争频繁，而战争之焦点，一在争夺西域，一在控制青海。前者关系到唐朝西境的安全和通往西域的通路；再则从西方可以牵制吐蕃，减轻其对陇右的压力，俟之不得集中力量东进，——不特进攻河西、陇右，而且长驱直入，威脅京师。因而对于吐蕃进攻或威脅四镇，不能不派兵拒击。关于这，武后时崔融即已指出：

太宗文皇帝践汉旧迹，并南山，抵葱岭，剖裂府镇，烟火相望，吐蕃不敢内侮。高宗时，有司无状，弃四镇不能有，而吐蕃遂张，入焉耆之西，长鼓右驱，踰高昌，厉车师，钞常乐，绝莫贺延碛以临敦煌。……夫四镇无守，胡兵必陷西域；西域震，则威憺南羌；南羌连衡，河西必危。且莫贺延碛袤二千里，无水草。若北接虏，唐兵不可度而北，则伊、西（西州，即今之

吐蕃)·北庭·安西诸藩悉亡。”(《新唐书·吐蕃传》)
就青海说,既可以屏蔽河西,维护东西通路,又可进击吐蕃,断其东西联系。这样情况,正如当吐蕃大将论钦陵攻去四镇分十姓之地时,郭元振所指出的:

今钦陵欲分裂十姓去四镇兵,此诚动静之机,不可轻举措也。……四镇之患远,甘、凉之患近,取捨之计,实宜深图。今国之外患者,十姓四镇是也,内患者,甘、凉、瓜、肃是也。关陇之人,久事屯戍,向三十年,力用竭矣。脱甘、凉有不虞,岂堪广调发耶?夫善为国者,当先料内以敌外,不贪外以害内。然后夷夏晏安,昇平可保。如钦陵云:四镇诸部接界,惧汉侵窃,故有是攻,此则吐蕃所安者。然青海、吐谷浑密近兰(兰州)、鄯(鄯州,治青海乐都县),比为汉患,实在兹辈,斯亦国家之安者。今宜报钦陵云:国家非惧四镇,本置此以扼蕃国之安,分蕃国之力,使不得并兵东侵。今委之于蕃,力强易为东扰。必实无东侵意,则还汉吐谷浑诸部及青海故地;即侯斤部,亦还吐蕃。如此,则足塞钦陵之口,而事未全绝也。如钦陵有乖,则曲在彼矣。(《旧唐书·郭元振传》)

天宝十四载(七五五)安史乱起,河西、陇右之兵东调,吐蕃趁机进攻:七五六年占石堡城,七五七年占西平(青海乐都县),七五八年占凤州,邈州以北数十州反西域四镇,七六三年十月,大军二十余万攻入长安,代宗出奔。玄宗之时,在西域、青海倘不拒

去吐蕃，則長安之陷，代宗之走，將早見于史冊了。由是可見：去
宗時之拒去吐蕃，如果解為侵略戰爭或不義之戰，那就不符合國
與國間之应有的態度，而同于棄地資敵之投降主義了。

既然這樣，怎樣看待高適、岑參有關唐蕃戰爭的詩歌呢？

考高適參加哥舒翰的幕府，在天寶十二載（七五三）五、六月
間，自長安出發，到哥舒翰軍中已是秋天。次年二月，哥舒翰入朝，
道得風疾，遂留京師，可見他与哥舒翰相處的時間不久。雖然在他的
詩集中，寫了與邊塞有關的詩四十多首，在哥舒翰幕府中寫的詩
大約有十六首。即：

《登陵》、《同李員外賀哥舒大夫破九曲之作》、《同呂
判官從哥舒大夫破洪濟城回登積石軍多福七級浮圖》、《塞下
曲》、《九曲詞三首》、《呂員外酬田著作幕門軍西宿盤山秋
夜作》、《武威同諸公過楊七山人》、《入昌松東界山行》、
《郡落曲》、《陪竇侍御靈雲南亭宴詩》、《陪竇侍御泛雲
池》、《金城北樓》、《塞上聽吹笛》、《和竇侍御登涼州七
級浮屠之作》。

在這些詩歌中直接歌咏哥舒翰與吐蕃之戰的是：《同李員外賀哥舒
大夫破九曲之作》、《同呂判官從哥舒大夫破洪濟回登積石軍多福
七級浮屠》、《塞下曲》和《九曲詞》三首。僅就題目說，除《同
呂判官從哥舒大夫破洪濟回登積石軍多福七級浮屠》以外，都是有
關九曲之戰的。

关于九曲之战的是非，前文已经提及，余正松同志在《九曲之战与尚道诗歌中的爱国主义》（载《文学遗产》一九八一年第一期）有详细的论述。我除了同意余同志的论述之外，不拟重复。要补充的是：

一、当时唐蕃名为舅甥之邦，实是相敌之国，决不是中央王朝与地方民族政权的问题。

二、是吐蕃用诡诈手段占了九曲之地，并用它为据以侵扰唐朝，不论唐为收复失地也好，积极防禦侵扰也好，都是正义的，也是必要的。

三、洪济城之战就是收复九曲之战，理由是：《新唐书·哥舒翰传》：“进封凉国公，兼河西节度使，攻破吐蕃洪济、大莫门等城，收黄河九曲，以其地置洮阳郡，筑神策、宛秀二军。”郭茂倩《乐府诗集》卷九十一据之，云：“由是作《九曲词》。”同书《吐蕃传》说：“哥舒翰破洪济、大莫门诸城，收九曲故地，列郡县。天宝十二载于是置神策军于临洮西、洮河郡于积石西及宛秀军以实河曲。”

岑参诗现存三百六十首，其中有边塞诗五十多首。这五十多首诗都是他两次出塞写的。

他第一次出塞自天宝八载（七四九）冬天到十载（七五一）春天，为安西节度使高仙芝的僚属，他写的有关唐蕃战争的诗是《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呈高节度》。他第二次出塞在天宝十三

載(七五四)夏秋之間到至德二載(七五八,亦即乾元二年),在北庭曾為安西、北庭節度使封常凌的僚屬,写的有关唐蕃戰爭的詩是《獻封大夫破播仙凱歌六章》。

《武威送劉單判官赴安西行營便呈高開府》這詩有关历史背景怎样呢?

一.《新唐書·玄宗紀》:天寶十載正月,安西四鎮節度使高仙芝執突騎施可汗及石國王。七月,高仙芝及大食戰于怛(一本作坦)邏斯城,敗績。

二.同書《高仙芝傳》:(天寶)九載討石國,其王車鼻施約降,仙芝為俘獻闕下斬之。由是西域不服。其王子走大食,乞兵攻仙芝于怛邏斯城,以直其冤。

三.同書《西域傳》下:安西節度使高仙芝劾其(指石國之王懷化王)无藩臣禮,諍討之。王約降,仙芝遣使護送至開遠門,俘以獻,斬闕下。于是西域皆恐。王子走大食乞兵攻坦邏斯城,敗仙芝軍,自是臣大食。

四.同書《西域傳》下:大勃律或曰布露,直吐蕃西,与小勃律接,西邻北天竺,役属吐蕃。小勃律去京师九千里而羸,东少南三千里,距吐蕃婆罗门东八百里。国迫吐蕃,数为所困。吐蕃曰:“我非谋尔国,假道攻四镇尔。”苏失利之立,吐蕃阴诱妻以女,故西北二十余国,皆臣吐蕃。天寶六載,高仙芝伐之,遂平其国。于是拂菻,大食诸胡七十二国皆震恐,咸归附。执小勃律王及妻归

京师。

五.《资治通鑑》卷二百一十六：天宝八载十一月，吐火罗叶护决里怛伽罗，遣使表称竭（——作羯）师王来附吐蕃，困苦小勃律，望发安西兵。上讨之。九载，安西节度使高仙芝破竭师，虏其王勃特没。十二月，仙芝伪与石国约和，引兵袭之，虏其王及部众以归，悉杀其老弱。十载正月，仙芝入朝，献所擒突骑施可汗，吐蕃酋长石国王，竭师王。

六.同书同卷：高仙芝之虏石国王也，石国王子逃诣诸胡，具告仙芝欺诱贪暴之状，诸胡皆怒，潜引大食，欲共攻四镇。仙芝闻之，将蕃汉三万众击大食，深入七百余里，至恒逻斯城，与大食遇，相持五日。葛罗禄部众叛，与大食夹攻唐军，仙芝大败，士卒死亡略尽，所余才数千人。

由此可知：高仙芝对石国王的处理是错误的，对石国的进攻是侵略的，从而引起他的大败，也是必然的。但这次战争唐军的对象，不是吐蕃的本部，而是它的附庸。虽然这样，当它与大食战斗时，他所将蕃兵葛罗禄部众就反叛而夹击唐军，因此唐军大败。也可知在当时唐和吐蕃在安西四镇的斗争，是很激烈而复杂的；更可知当地土著居民对唐蕃的态度是各不相同的，是因情况而变化的。高仙芝没有从政治策略上加以运用，而仗恃自己的武力欺凌弱小，而唐朝只听他的片面之辞，不从整个唐蕃关系考虑，用政治策略加以指导与控制，只知道开边而不知道治边，对这次战争的失败，也

负有相当的责任。至于岑参这首《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呈高开府》诗，是天宝十载五月写的。当时仙芝正在准备师旅西征大食，盼望并鼓励他获胜胜利，所以诗中有：“都护新出师，五月发军装，甲兵二百万，错落黄金光，扬旗拂崑崙，伐鼓震蒲昌，太白引官军，天威临大荒，西望雲似蛇，戎夷知丧亡，浑驱大宛马，系取楼兰王”的炫耀武力、不可一世的气概。是浮夸而非写实，是希望而非现实。即使这样，引起这场战争的原因是高仙芝的邀边功，岑参不是不知道的或者不可能知道的。既然知道，而还加以夸张歌颂，一方面自然只是站在唐朝的立场，希望本朝的胜利；一方面也反映了他希望通过谀词而得仙芝的重用。因而，这首诗从思想上说，是不健康的，至少是不应该肯定的。

《献封大夫破播仙凯歌六章》，写的时间在封常清官御史大夫之后。考封常清天宝十一载（七五二）为安西四镇节度使，十三载春入朝，加御史大夫，同年三月权加北庭都护持节充伊西节度等使。十四年入朝，谒去宗于华清宫，时安祿山已反。可见这六章凯歌作于天宝十三载（七五四）三月之后至十四载的时候。

播仙在什么地方？《新唐书·地理志》陇右道：西州交河郡屠耆县中有蒲昌县。注云：“本隶庭州，后来属西，有七屯城，弩支城，有石城镇，播仙镇。”《汉书·西域传》以为：其地去长安六千八百二十里。又云：“其河有两原，一出葱岭山，一出于阗，于阗在南山下，其河北流，与葱岭河合，东注蒲昌海。蒲昌海一名盐泽地。

去玉门阳关三百里，广袤三百里。”《歌》云：“蒲海晓霜凝马尾”
“蒲海”即蒲昌海。唐以蒲昌名县，就是由于它接近蒲昌海。播仙是属下的一个镇，可见它距蒲昌不会很远。陶保廉的《辛卯侍行记》和《新疆图志》，均以播仙就是汉代的且末城。且末本是 Ca/ma dana 头两个音节的汉译，作折摩驮那则是译它的全称，后来它被译成“沮末”或“左末”，《梁书》曾叫它做“末国”，隋时设置且末郡。它靠近的卡墙河，或称车尔成河与策尔满河，都是 Char chan 的汉译。据黄文弼《罗布淖尔考古记》第一编“绪论”说：现在的车尔成河北面，有古城遗址，周十余里，疑即唐的播仙镇。其地在于阗东北，汉代是于阗的辖境。一九一四年析置且末县。

播仙的所在既明，它在当时的作用怎样？

考吐蕃自从占领，统治了吐谷浑的地域以后，就进入了现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唐时所统治的安西四镇；后来，在唐军反击之下，虽然被迫退出了四镇所辖的地方，但它的影响仍然存在，而播仙这地方，便是它由东到西也就是现在由青海到新疆南部的至要孔道，同时它也是唐军出玉门阳关到于阗、和阗以至莎车所谓南道的必经之地。所以唐太宗贞观九年（六三五）进攻吐谷浑，诏以李大亮为且末行军总管，“大亮俘虏名王二十，杂畜五万，次且末之西”（《新唐书·吐谷浑传》）《新唐书·尉迟胜传》载：尉迟胜本王于阗国。天宝中入朝，献名玉良马，玄宗以宗室女妻之，授右威卫将军毗沙府都督归国，与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击破萨毗、播仙。岑参写的这六

章“凱歌”，是献给封常清的。可见播仙是在被高仙芝击破之后，又被吐蕃占领的。这是得而复失，失而复得的唐蕃争奇地，既不是唐军侵占吐蕃境内的地方，而是唐军保护属国——于阗的地方，也是唐军保卫自己南路交通要道的地方。

至于“歌”中所描写的战场的气候、景色，固然表现了出征将士行军的艰苦生活，而且以那样酷寒的气候、景色中，体现了唐军将士耐寒忍苦的旺盛意气。在描写战争场面上，有人不免感到有些过于残忍。是的，人们谁不愿意和平呢？可是，如果没有经过必不可少的拼搏，就不能赢得胜利，以获致安定的生活。战争毕竟是战争，战争不同于周旋坛站、用政治手段解决纠纷；战争就不能那么文质彬彬，而是要拼个你死我活；自然，战争也是政治手段必不可少的补充，有时是不得已而用之的。难道由于战争是残酷的，我们就抱不抵抗主义而让别人任意欺凌吗？何况两军相争，拼死搏斗，如果不抱有我无敌的精神，歼灭敌人的决心，采取一切必须采取的手段，怎能赢得胜利呢？也许有人读到“凱歌”第五章觉得唐军太过分了吧：那么吐蕃一贯怎样对待战争呢？《旧唐书·吐蕃传》说：

军令严肃，每战前队皆死，后队方进；重兵死，恶病终，累代战没以为甲门；临阵败北者，悉狐尾于其后，表其似狐之怯，稠人广众，必以徇马，其俗耻之，以为次死。

正由这样，吐蕃在唐初迅速扩大它的国境，灭了它的许多邻邦，直到与强大的唐朝为敌，并采取积极进攻的态势。

它入侵并占领唐地，对唐境居民是怎样对待的呢？可看范文澜氏著《中国通史简编》第三编第二册有关吐蕃对待唐人的情况，也就是四六九——四七一页。对它自己的人民怎样？可看同书四七二页。这里就不介绍了。

有人只见《凯歌》，不知道或不承认《范书》所述的情形，便大呼大叫岑参写了《献封大夫破播仙凯歌六首》赞颂唐王朝与吐蕃战争，吹捧在边塞实行民族压迫的封常清。“鸣笳迭鼓拥回军，破国平蕃昔未闻，大夫鹄印摇边月，天将龙旗掣海云”是怎样吹捧不义之师的威风凛凛；再看“雷兵遥见汉家营，满谷连山遍哭声，万箭千刀一夜尽，平明流血成空城”。是怎样得意洋洋地描写对少数民族的残酷残杀，表现了地主阶级的民族仇恨的心理。（甘肃《社会科学》一九八三年第二期叶金《论盛唐边塞诗》）也许论者不知道或者不承认前述史实，也不知道或者不承认对敌人的宽恕便是对自己同胞的残忍，而认为唐军不能争夺必须的交通要道，只有吐蕃才能占领或截断唐军的交通要道，否则便是“对少数民族的残酷残杀，表现了地主阶级的民族仇恨的心理”，而忘了唐蕃当时是敌国，而吐蕃是正在扩张的时候啊！如果照这位论者的说法，那唐军只好拱手把四镇让给吐蕃了，否则便是实行民族压迫了，而歌颂为祖国而战争的人便是对少数民族怀有仇恨心理了。

自然，吐蕃在唐末以后，势力逐渐衰弱，宋、辽时都曾入贡，到了元世祖的时候参加了中国的大一统，改称乌斯藏。由于它位于